

高密考古新发现战国鲍鱼壳

□孙涛

2023年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师生对位于胶河东岸的高密前冢子头古城遗址进行了部分考古发掘。此处古城遗址文化层从大汉口晚期（距今约5100年），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延续近三千年，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某发掘坑中出土十枚战国时期的鲍鱼壳，时间之早，数量之多，在国内都属罕见。

我们今天所说的鲍鱼，在古代并不叫这个名字。它的古称是“鰓鱼”，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时说：“鰓，海鱼也，音鳧”。而“鲍鱼”这两个字，自古代则是对臭咸鱼的统称。西汉贾谊的《新书·礼》中有载：“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太子嗜鲍鱼，而太公弗与。”昔日的周武王姬发当太子时就喜欢吃这种臭咸鱼，遭到了姜太公的劝谏，认为吃这种东西与身份不符，不合礼数。《史记》中也记载：“会暑，上辄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记录了秦始皇在巡行途中去世时，正值夏天，丞相李斯和赵高为了掩盖尸体散发的臭气，令随从在车上装满了臭咸鱼掩盖味道故事。

史书中记载最早喜欢吃“鰓鱼”的是王莽。《汉书·王莽传》载：“莽忧恚不能食，但饮酒，啖鰓鱼。”说的是王莽称帝后，天下烽烟四起，王莽心情忧郁烦闷吃不下饭，只能靠吃鲍鱼、喝酒缓解压力。鲍鱼产自大海，易腐，王莽都长安（今西安），距离最近的大海也要一千公里以上，从捕捉到运至长安而保持味道鲜美，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世人只知道杨贵妃的“一骑红尘

妃子笑”，而不知王莽吃鲍鱼同样奢侈。曹操父子也是鲍鱼的坚定支持者。曹植在《求祭先王表》有言：“先王喜鰓，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上鰓百枚，足自供事。”曹丕继承了他老爹的这一嗜好，对鰓鱼也是情有独钟，而且还拿来送人。魏文帝《与孙权书》载：“今因赵咨，致文马一匹……鰓鱼干枚。”此后的苏东坡、周亮工、康熙皇帝、袁枚等名人都留下了吃鲍鱼的佳话。

《本草纲目》中曰：“鰓鱼，决明、千里光，以功名也。九孔螺，以形名也。”也就是说，鲍鱼具有明目的功效，且味道鲜美，为人们所喜爱。它生活在近海地区海水中下层的岩礁、石洞上，采集不易，大量采集需潜水到海底。此次高密出土的大量鲍鱼壳，坑内同时伴有牛、马、鹿、獐、羊、猪、甲鱼等动物的骨骼及生蚝的外壳，不仅说明了战国时期古城内生活的人等级特别高，而且刷新了中国人采集、食用鲍鱼的年代上限，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已经具备了潜水到海底采集食物的技能，对于补充历史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高密前冢子头古城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鲍鱼壳。(由作者提供)



望海听风
望史海以钩沉
望文海遂摘英
望艺海而拾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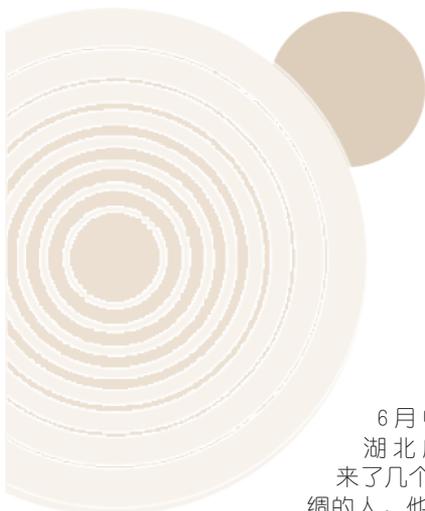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望海听风”。

潍坊晚报

2023年8月14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张媛媛
编辑：鲍涛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辉



昌邑张有伦应山历险记

□孙贵颂

1928年6月中旬，湖北应山县来了几个贩卖丝绸的人。他们找家客栈住下，便开始沿街叫卖。丝绸是高档衣料，一般的贫苦大众根本消费不起。因此，这些人就将目标锁定在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一看高门大院，便上门推销。因为所带货物不多，价格又低，很快就销售一空。

到了6月20日这一天，忽然窜来一帮土匪，到处抢劫。一时整个县城，枪声震耳欲聋，百姓惊慌失措。土匪劫掠的目标都是那些大户人家，而前几天来的那几个丝绸贩子，也都拔出枪来，加入到抢劫队伍中。土匪撤退时，这些人还抓了几个“肉票”，向河南境内逃窜。

很明显，这是一起早有预谋、里应外合的恶行。

到了第二年，应山县城又来了三个丝绸贩子。这几个人长得五大三粗，体格魁梧，皮肤黝黑，乍一看，不似一般的买卖人。

应山县的保卫团总叶某，有一年方14岁的女儿，上一年曾被土匪掠走，但在中途机智地设法逃回。当天，她见到那几个丝绸贩子，便急急回家告诉父亲，其中有一人就是去年绑票的土匪。叶某大惊，赶快报告县长喻血轮。

喻血轮此时刚履新不久，接到报告之后，立即命令执法部门逮捕这三个人，连人带货，押到县衙大堂审理。围观者不下千人。然而县长喻血轮一见，便作出判断：抓错了。

首先，三人所带绸缎极多，各色俱备。那些包裹高及半身，没有大力气根本背不动，如是真的土匪，只以丝绸贩子身份作为掩护，不会带如此多的货物；其次，查阅三人的日记，自汉口出发，经长江口埠、安陆，再到应山，沿途的买卖过程，记录得极其明细，一看就是正经的商人；最后，三人途中的住宿吃饭更加详尽，就连一个铜圆的油条费，也必三人分担。

于是，喻血轮暂扣三人的货物，让叶某的女儿指证那个绑票的人。

原来，这三个人来自山东昌邑，被指为土匪的人名叫张有伦，其他两人一姓周，一姓吴。三人听说他们被指控为土匪，都声泪俱下，大声喊冤。他们告诉喻县长，在昌邑都有老婆和孩子，若与土匪有牵连，甘愿全家连坐。

喻血轮半信半疑之际，从观众席中又上来一姓左的。这个左某自去年被绑票到河南之后，直到今年春天才逃回。就在农历正月十一那一天，土匪又抢了河南鲁山县，有一个土匪曾经让他看管马匹和丝绸，这个人就是张有伦。因为张的脸上有一疤痕，所以记得非常清楚。左某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张有伦不是土匪，他愿意反坐。因此，张有伦就是全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了。当天晚上，喻血轮邀请叶团总一同会审张有伦等三人。

首先询问张有伦：“去年6月20日应山被土匪攻陷时，你在什么地方？”张有伦答：“去年6月初，我在汉口做生意时，得了传染病，由货栈的经理派伙计把我送回山东老家，在家里治疗一个多月，方才痊愈。”于是，喻血轮专门致函昌邑县长，说明应山发生的案件情况。请其代为传讯朱姓医生。昌

邑县长很快回函，证明张有伦确曾于去年6月间找朱医生看过病，也在张家的墙缝中拿到了药方。昌邑县长同时证明，张有伦等三人确系良民。

再问张有伦：“今年正月河南鲁山被土匪抢劫时，你在哪里？”张有伦答，那一天他与周、吴二人，正从汉口赶往长江的码头。又交待了当晚所住旅馆的名称与地址。

接下来，喻血轮便派公安局的吴科长，赶去武汉外调，把张有伦等人今年正月从山东到湖北的行踪、交货收款时的账目、住旅馆时的登记，一一对号入座，从而排除了张有伦参与作案的时间。

一切都铁板钉钉之后，喻血轮贴出告示，某月某日要对张有伦等三人的案件予以重审，并请民众前来观审监督。

这一天，有两千多人不约而至，都想看一看新任县长大人如何判决这个案子。喻血轮将上述证据一一道来，详细解释，百姓听得心服口服。喻县长又令两位证人到场，对左某说：“叶女尚未成年，观察记忆可能有误。你既已具结，情愿反坐，你说怎么办？”左某这时十分惶恐，终于说了实话：“我被绑到河南鲁山县所见的土匪，面颊上确实有一疤痕，但是却在左边，今看张有伦的疤痕，实为右边，是我弄错了。”

至此为止，案子已经真相大白。喻血轮对左某说：“你在土匪窝里待得太久了，弄得精神错乱。这次且饶你一遭。”也就没有追究左某的刑事责任。喻血轮又当众将张有伦等三人释放，将他们所带的丝绸原封发还。三人感恩叩拜。一宗疑案，经喻血轮县长认真审理，调查核实，避免了人头落地冤案的发生。